



丹 淵 集

七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三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一標建先

先狀

成都新尹趙龍圖先狀

伏審某官進登延閣之華出守右川之重蒙休者衆竊幸焉深恭惟某官性稟道冲體茲坤直

丹淵集
卷三十三
端方勁潔博裕寬閑究學淵淳成文雅健事親以孝而行聳羣俗納已於道而名高當時優游仕榮增衍賢美嚮自亨衢振采禁路升華奉白簡以繩愆朝倫以肅伏青蒲而納誨帝念其嘉以至總金幣佐會省之繁調芻糗贍朔陲之給皆凝茂績實稔休聲蜀爲遠邦邑曰巨鎮其政繫於國體所寄繼于上心地望素隆事權時重將委任於守土寶艱難於擇人付畀或差經營且力會此及瓜之代久煩玩印之求作牧以行

非公其可是用褒陞邇職慰寵遐民已聞高牙漸出危棧木牛舊地重識孔明竹馬前人再迎郭伋某傾依有素汨沒無庸忝佐偏州幸當洪蔭歡欣踴躍倍萬于他云云

漢牧先狀

丹淵集
卷三十三
某自遠標符僅周歲序瞻懷靡極跂引爲勞顧惟書問之疎實繫事爲之冗側承興止舉集嘉休此者某營祿養親列情于上尋膺宸檢獲貳藩條得遂依仁豈勝爲幸已計出都之日卽聞

天演集 卷二十三

赴治之期瞻拜有涯欣歛是切

成都韓端明先狀

某近奉恩除幸叨職委顧惟支郡託在洪麻拜命之初撫躬以朴某嚮終親制屢抗愚衷所聽云高斯誠未允其官內存愛恕深軫孤平謂宜還官使得就養猥蒙奏列盡道哀窮今此陶甄實由薦藉已戒出都之日卽諧趨府之期將侍崇嚴併陳悃愞

漕憲先狀

此者某拜恩天朝守職鄉郡侍親以便撫已爲榮某嚮起憂廬召還秘館常念慈闈之養屢祈嚴宸之私愚悃盡傾聖心下側許歸舊里得佐偏州顧茲職守之微獲在按臨之下惟天與幸有地庇身已戒輕裝卽趨賤局瞻依甚邇喜朴無涯

運使蘇刑部先狀

伏審某官榮服命書移領使節提封舊俗參語以交歡屬部下僚撫躬而自慶竊承行府已涉

近疆偃冒勤劬起居休豫恭惟某官探道奧秘業文精深藏以在身施之行事用無不效績故常尤按三尺之書了無窺議調九年之食頗倚辦才所至也人皆賴之其功焉上實知矣猶煩遠使將漸邇臣且蜀號財賦之撓於國當調度之半有藉供億必緊強明智敏所臨課力惟最兼以重柄委之外臺民之利害得以興除吏之善惡因而懲勸高車在道列部傾風其奉親還鄉倅職屬郡比受按司之檄此讐利局之符有

幸辱涼得依庇護卽趨近甸引拜旅旌

運使度支先狀

梓州

竊伏下風講聞高誼自爲晚輩未嘗獲對於晤言徒仰盛名不敢輒通於音問此者伏審某官以才能之重受神聖之知蜀有兩川梓爲一道財賦之衍常供邊場之求郡邑之繁須慰吏民之望孰膺上眷僉謂老成高車未來列部相慶某庇族下邑居官鄰城企漕節之華願瞻風而實切守倅車之賤顧通謁以無由聊導懇誠少

丹淵集卷三十四
之寄撫衷自省竊幸焉深伏念某單涼遠人漂泊孤宦賦命謙薄與時闊疎故常守於外官輒屢更於數郡雖蔑殊尤之効僅逃殿劣之譏三館旣還豈消埃之云補一麾重請得江海之于宜此者伏遇某官被眷九重理財一道布惟新之政惠養民疎按所部之城澄清察吏秉剛方之節威惠風行持察舉之權否臧洞照幸將蹇跡仰記殊休某已謀便道之行卽次提封之下有期瞻倚無量欣歛

丹淵集卷三十四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四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明海虞毛晉子晉全校

奏狀

奏爲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狀

右臣切見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漢水之上川陸平行廣袤千里東北諸山縈帶聯屬徑路盤屈

隙穴深遠上通荆楚旁出岐雍其中所產濟人
急用之助品目甚衆旦夕羸輦道路不絕間巷
井邑百貨填委實四方商賈貿易畢至之地衣
被秦蜀有足仰者漢唐之際已名重郡然而至
今有所不能稱是者城池庫漫全不如事不知
幾年滅裂爲此苦茅累土宛若鼠戲缺漏頽落
殆不可睹姦庸取罪常在跳越倉庫所寄僅同
空曠臣自至此卽謀增葺患無兵夫不能施手
每一慮至沉吟終日伏以國家設州郡列官府

具儲蓄養士卒大抵本以爲民故如此其備也
夫何此州當襟喉要害之處而顧無壁壘壕塹
之防以保護之譬之於人也筋骨雖云完固而
皮革日已爛墮將何以爲負恃而能使其中安
且久耶一體旣虧事不宜矣伏望朝廷慰念黎
庶軫恤遐遠特中旨許令修築度其工力了不
至大庶使郡國制度無有一物廢闕亦有備無
患之深計也臣又竊見管內三縣疆境絕爲曠
闊高山深林蔓衍重複直與巴達金鳳永興鳳

翔等處脣齒相密其遠者有至五六百里近者亦不下三四百里中間有如子午駱谷之類斜通直達徑路不少私商暗旅出入如織逋姦隱罪萃爲淵藪嵒谷之民辱懷畏事迫於衆勢遂爾囊橐所居幽僻人不敢問既因全無防守所以難爲檢過臣愚常此過慮忽爾蜂驚鼠駭妄肆齧齧散走巢窟出自爲暴呼集除盜形影不及亦須數日爲之擾擾徃日光化軍近年慶州叛賊悉趨此路謀行於蜀是時西南郡邑聞風

震聳賴以朝廷威靈元元之幸而卒以就敗然而此州旣爲凶盜累伺其隙是後恬然不爲之備至今耆眊宿吏語議及此則無不人人咨嗟嘆惋是知如此與他州別郡封壤按聚隘阤奔衝之處平時常宜預設保禦之方其或事有萬一臨時取具必然手足錯亂不相挾應前無兵而後無城未免一方人心不得不使之旦夕恐懼而莫如之何也已臣今欲乞朝廷特賜詳酌更添置武寧一指揮或且先於諸處那屯三五

百人常令住此不許差出以備緩急驅使如此則上可以紓朝廷之憂下可以慰百姓之望臣職任守土理當建述此二事者伏望眷慈不罪其狂瞽而留意焉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奏爲乞改陵州州名狀

右臣自到本州求州之所以得名之由據地志云自秦至齊本犍爲與蜀二郡之地在梁常爲懷仁郡西魏時始改爲陵州因境內有陵井故

名焉陵井始後漢張陵開興因陵名遂以名井後復因井名以名其州隋雖易爲隆山郡唐又以爲仁壽郡至乾元中復以爲陵州遂因仍至今矣按陵本沛人世有別傳載其異事者尤多臣不敢以聞然觀其爲井之功實亦非常人所能建置此州之民旣賴之以爲生復畏之以爲神凡過其祠廟及道其所以昔日爲井之事皆懔然加肅不敢少懈如在其上與其前後若是之恭也國家亦殊仰其所利以贍給諸郡凡三

載郊禮頒賞軍校一切皆於此取之是所謂有功於國而有利及民者也但今以其名配井與州而使其下負薪芻操瓢囊者無男子婦人稚幼耆老之屬日日道其名于萬在口臣愚竊謂州取其名於國體固無嫌若屬之斯民臣恐於義或有未安者已臣聞晉羊祜開府南夏惠流百姓後人諱其名爲改戶曹爲辭曹王舒除會稽內史舒言其父名會求換他郡朝議以字同音異不許舒云音雖異而字同乃特命以會爲

鄧授之唐陽城號卓行商山道中有驛曰陽城元稹過其處易之爲避賢孟浩然獨能詩襄陽有浩然亭鄭誠爲刺史更其題曰孟亭此意皆謂賢者之名當與隱避不欲使其下常斥之也載在簡牒以爲佳論讀者皆謂當時所舉宜矣今陵方之數子其功利蓋亦施于無窮有足尚者累世褒贈實有封號朝廷亦嘗因其他郡遺蹟建宮養徒仰崇奉之是則豈有國家所以存錄能立豐功厚利之人而此州之民素蒙其休

顧顯然無一忌憚咸得以名而稱之哉雖然半有餘年其民侮慢輕賣如此至於聖世始歛然若有感發陰期祕數無乃將有所待者耶伏遇皇帝陛下光明盛大之德紹鞏固綿長之運順考古道尊尚賢哲舊者修之廢者起之合理當義無不條舉此者伏望聖慈垂仁降惠上嘉古昔山藏海納恕臣僭易下省臣章俯遂愚情特開宸旨別賜州號庶使此方之人存上下尊卑之體已往之靈受光華不顯之賜百王未正之伏候勅旨

典千載不行之事自陛下今日正之行之爾豈獨光昭史策彰示萬世亦以知陛下不棄下臣之言而特明前人之德矣于冒宸宸俯伏待罪臣無任狂越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爲乞置興元府府學教授狀

右臣自到本府遂詣學舍點檢見其處所褊狹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臣因詢問僚屬并徧訪左右所以

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並無諸科修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縱獲薦到省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本貫不復住此修習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効更不從學近歲府縣雖稍有士人應舉終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初觀本府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小州郡進士常不下三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

無秀異可教之士以備官使但自來上下因循相與廢墮使朝廷風教獨不霑浹寥然一方遂絕文采深可歎也臣伏見本府司理叅軍潘行自熙寧三年到任乃權府學教授行能爲之講說經藝教其對答大義誘掖後進孜孜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盡願入學至於外郡士人聞之間亦漸有來者以此見人之趨嚮善道悉由勸獎訓勵儻得其心有所服自然不可制禦而卒至成業矣行今來舉主

考第金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解罷臣竊慮行去之後俾他官承乏料學者之所悅從未必有能如行者臣兼體問得本路與洋利文龍等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其人亦嘗自患所居僻陋難得師友臣欲望朝廷勘會本府并前件五州自來實係少有舉人修學及第之處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授所責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修學不三二年當盡變此俗爛然與天下士人相伴矣臣職

在守土所治之下或有可請不敢自默臣無任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爲乞修興元府城及添兵狀

右臣竊見本府自三代以來號爲巨鎮疆理所屬正當秦蜀出入之會下褒斜臨漢沔平陸延袤凡數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棊布桑麻杭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棧道抵劍門下趣成都岐雍諸山逶迤東北深蟠遠峙孕畜雲雨鏞道百出相拱加輜遠通樊鄧旁接秦隴貿遷有無者

望利而入舊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於此今復
弛禁一切不問故四方來者頗自占業殊習異
尚雜處間里天下物貨種列於市金繒漆枲衣
被他所近歲洮河所仰茶產鉅意公糴私販輦
負不絕誠山西浩穰之輿區而朝廷所宜留意
之劇地也然而事有未稱體有未備者城與兵
而已矣城嘗度之其縱廣亡慮二十里庫薄毀
墮久不營葺姦窺盜越易如短屏兵雖合聚群
戌所數裁滿五百罷病孱弱下車者半分隸他

役常非此有近復調赴文州今所留者甫二百
餘人爾况一城之中民屋錯比連甍接宇可數
萬計生齒雜遝填斤坊閭臣常自顧亡狀誤蒙
朝廷采用重委符守班條之暇靜慮及此輒謂
以如是不甚堅完之城與如是不甚齊一之兵
欲控制遐遠影援邊徼保護井邑衆庶防固官
府儲峙若止用此且恐事於臨時萬一有不副
國家所以設城置兵之本意也臣每一念此食

于今七年曷嘗不一日孜孜安養元元者爲政
理之急未治者旣治之矣已治者復爲之立不
可廢壞之法補缺綻漏大小咸輯下聽不倦有
宜則應臣是以敢持二者之說仰干宸宸伏望
陛下不以臣疏賤而幸錄其言願賜參可下詔
有司遂俾如事修繫雉堞增屯營伍以赫威靈
以壯制度沮邪謀定衆志安固基本萬世不動
亦所謂先定應猝豫備不虞之善計者也臣職
在守土諸無報稱惟是所見不敢噤默臣無任

僭易妄越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奏爲乞差知洋州一次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知陵州得一年十箇月後
因改州爲監復蒙就差知興元府今到任已及
一年五箇月臣昨在陵州推行新法並成倫緒
僅免敗闕自至興元府凡幹當過諸般後來續
降指揮等事亦無曠廢盡爲兩路按察臣僚薦
舉以臣頗爲辦職今來臣替期非遠切慮朝廷

丹淵集 卷三十四
不以差官代臣赴闕臣日夕惟念般摯私計實
以家貧累重食口稍衆分減寄寓頗難區處臣
此者愚妄輒覩八路新勅盡許指射連併差遣
臣知洋州一次情願閑居待闕况臣出於畎畝
粗詣民間細務幸臣未甚衰暮之時少願傾竭
犬馬疲駕之力夙夜勉勵所屬僚吏宣布陛下
德澤於一方百姓以圖上報國家所以養育賤
臣無涯之惠臣自知才智淺短不可更倚他使
惟是一郡之政猶能奉行陛下條詔不致違失

伏惟陛下哀憐特賜天地生成之恩俯從私願
臣惟願忠義以答萬一千冒天威臣無任伏地
待罪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
候勅旨

奏爲乞免陵州井納柴狀

右謹具如前臣自至當州訪問得所以爲其民
之深害久而不能去者惟管內仁壽等四縣百
姓每歲輸陵井監煎鹽木柴共計三十八萬四
千二百餘束也當時立法但以五等人戶每稅

錢上以二文一分科令納柴一束故其等高者
不下千束雖下戶亦三二十束矣其柴若常時
私下貨賣自可每束直三四十文足錢官中鼎
亦以其不易每束更支鹽六兩後來常見其虧
損百姓不復支鹽却改每束與見錢七文五分
是官中大約破九文已來貼折民下三四十文
柴一束矣其百姓所得者貼錢悉爲出旁引攬
之人諸頭銷使尋亦隨手散盡又官中科配盡
須要納乾柴其百姓自一夏已來以蠶麥務忙

不暇更豫先營置放令乾燥皆於二稅欲起之
時若本家田內所產之少則須望林回買生濕
雜木翦截齊擊上州赴場送納依自來體例願
以兩束折納一束是三四十文一束之柴又只
止得四文有餘矣加此倍之則近納七八十萬
束生濕柴也偏州小縣盡是山坡田土瘠薄別
無他產而每年於二稅送納疋帛斛斗并科買
紅花紫草出助役還青苗之外又復有此七八
十萬束木柴之役比之他州此方之民實被其

所獻集 卷之四
苦臣子細體問得二十三年已前本州止有官井數處所銷柴薪苦不甚費其價亦不至高大自許人開作卓筒之後部下至今已及數百井故裁種林木不能供得公私採斫以至山谷董禿極望如赭縱有餘蘖纔及丈尺已爲刀斧所環爭相翦伐去輸官矣人旣匱極草木亦不得盡其生意又緣當州地皆險惡徑路狹隘磴道齟齬不通輦運臣嘗屢至納柴之處見所輸之民無老與幼皆悉荷負有縣界闊遠奔走百里

之外陟歷深阻忽值霜雪風雨衝冒寒滑加以期限相逼勢不能止攀緣隙陘越飲食失所以至肩踵破裂衣裳穿露身體尪瘠都無人色吁嗟之聲充溢遠近自冬及春正是他處百姓皆能有所休息之時而斯民重困狼狽如此臣常惜太平之世而尚有此無聊之人其弊衆所共知但謂官自前鬻已來無術可以據得此者若非朝廷博寃民間疾苦欲盡釐改使之蘇息其患終無有日休已者矣弊極必復今正其會臣伏

欽定四庫全書
明獻公集 卷三十四
詔勅
觀詔勅遣使專務與民興除利害諸色場務並
令人占買以寬分外陪費臣今管見輒謂官中
雖有陵井止能供得成都府一路州軍公使軍
食等鹽外並無略有所獲雖言招召客人將絲
絹展博其本監日煎鹽色皆是先已支過諸州
軍每年所定合銷綱數更無贏餘見在以備客
人入中臣愚欲乞朝廷特下指揮令本路轉運
提刑司一就用出賣酒坊體例先爲相度擘劃
諸州軍公使并軍食等鹽乞不於本監支給召

人買樸上件陵井監官中自可端然收納羨利
臣當試約之除餘利可以惠及買樸人外依卓
筒小井課利用五分折納錢絹官中金無糜費
歲可獲一萬三千八百餘疋絹帛并見大錢七
千二百餘貫及免得酬與監中主當公人等一
十一處場務及監內諸般銷費共一萬八百餘
貫其餘外州軍般鹽綱後酬獎尚不在其數內
如此則七八十萬束之柴能害於民者盡去而
五六萬貫之錢能利於國者盡得矣豈不稱朝

廷愛養元元之意哉臣忝被國恩來守茲土斯民之病職當救療亦欲少以愚慮上報朝廷遣臣爲此千里之民長吏之意爾臣之所見止爲四縣百姓有此積久輸柴之弊未嘗有人爲之言者臣今旣知矣豈敢緘默實恐上負委寄循滿而去尸此祿食非素心也所有本監委曲事狀如蒙朝廷允臣所奏下本路相度臣自一纖悉窮究利害本末供報今不敢以叢脞煩碎之事畫一條陳上牘聖覽臣無任誠懇迫切恐

懼彷徨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爲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

伏見管內井研縣去州治百里地勢深險最號僻漏在昔至爲山中小邑於今已謂要劇索治之處蓋自慶曆已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爲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鬻鍊鹽色後來其民盡能此法爲者甚衆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爲姦恣用鐫琢廣專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

彌時朝廷嘗亦知其如此創置無已深慮寢久
事有不便遂下本路轉運司止絕不許容開造
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井者以
其臨時易爲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
數目每一家須沒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
者此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
逋逃變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貨力平居無事
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遞相扇
誘群黨譁譟謀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斂落入鎮

市飲博姦盜靡所不至已復又投一處習以爲
業切緣井戶各須藉人驅使雖知其如此橫猾
實亦無術可制但務姑息滋其狡暴况復更與
嘉州并梓州路榮州疆境甚密彼處亦皆有似
此卓筒鹽井者頗多相去盡不遠三二十里連
溪接谷竈居鱗次又不知與彼二州者工匠移
人合爲幾千萬人矣幸今累歲豐稔無少間際
縱有彊猾自安飽暖萬一或恐遭罹歉旱民下
艱食此輩當不肅更顧一役之利必能相與唱

和跳梁山谷間化爲盜賊耳當是時彼井研者
區區小縣一二選人爲之令佐將何以禦之哉
此臣所以日夜置心於其間不能少忘者矣臣
愚不避誅責欲乞朝廷指揮下本路轉運提點
刑獄司相度許令二司今後於京朝官中舉清
彊明斷有吏幹之人爲知縣仍乞令陵嘉榮等
三州各出三五十人兵士俾兼領之所責藉此
威靈厭伏其衆自然群小之心有所畏戢此亦
所謂戒不虞防未然之一慮也臣才術淺陋猥

蒙任使一州利害臣宜知悉凡有所見不當自
隱伏望聖慈下采愚論特賜詳酌施行臣無任
妄越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奏爲乞鑄陵州團練使印狀

右謹具如前臣勘會本州舊爲軍事問其父老
云自淳化中因草寇擾蜀凶焰熾猛劍南列郡
不隨其燎而爲之燼者十纔二三陵其一也當
時實以知軍州事張亶能率其衆共力禦之旣

爲完城遂不汙賊朝廷嘉獎故特以團練之額
襄名其州雖然但未暇賜印因循至今臣伏見
天下團練州軍凡有移牒相關至此考其印文
皆有使篆獨惟當州尚無此者稽諸故事疑有
所闕臣不言上事如未備伏望聖朝念茲常典
久爲廢墜欲乞指揮有司創鑄頒付行用庶使
威靈充浹文采完具增光偏州善守之實垂慰
斯民效順之望于冒宸衷臣無任惶懼激切屏
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丹淵集卷三十五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五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文

奉詔禱雨祭中梁山

某年月日朝廷以久旱不雨詔守臣各於其境
內躬自精禱者某謹詣中梁山致祭于其神曰

自王畿以至于天下郡國自去冬以至于今秋
虐魃肆厲害茲黎首雨不時降庶種萎殄大田
耗敗衆用蠶食流庸載道靡所歸止天子盡然
震懼夙夜勤閔抑尊損制深自刻約致欵上下
久莫之應側省何咎心焉如灼走使方內靡神
不舉誠亦至矣而卒未蒙報尚謂名山靈祠有
或漏畧俯已博逮庶宜來相迺專詔守臣卽訪
所治有紀在典躬薦明饗惟神肇自融結遂司
梁漢屹然巨鎮遐邇尊望旁開澗谷遠抱林藪

風雷藏畜雲霧蒸吐歲或愆旱有取必得今天
子臨制海縣無不總統如神之宅是曰王土神
亦自當竭慶供事以上紓天子之憂往籲上帝
均辦厥職普浹膏澤救止大命是則神之所以
奉上帝輔天子愛百姓之休功茂德恢大宏遠
不獨區區限此一方也神之聰明必能體天子
如此之意守土者安敢更用煩言以瀆左右哉

祭諸靈祠文

上以比年以來天地變怪聞於郡國亦云屢矣

故嘗恐懼修省勵德勤政求所以可當神靈之心庶下祥應以安黎首而乖舛繆盪未能蠲弭今復星文謫見有駭觀聽是用博及幽隱廣覃赦宥沉冤抑憤咸與昭滌冀蒙休嘉上答明謹乃俾天下守土之臣導上意之專潔致明祀於管內之靈祠期體端誠共底消復某所日恭事修職於神之左右惟神聽之

代趙龍圖祭孫觀文文

惟公稟氣之英號時之傑爰始筮仕遂高懿烈

才望自偉謙然衆舌踐履郡邑隨所施設人無不宜賢否信悅服采烏臺愈見風節神年在首所觸必血權臣擅朝勢炙手熟公嘗寒之消釋如雪傾邪落膽修歛自潔皇皇當宁凜凜在列上以公賢超公要切出領榆關當戎正穴齊輯士卒整若刀截坐作進退韓旨彭訣制服夏虜帖不敢發西南擇侯易公之轍公以家禍解組被絰天水中道賜鉞是時嶺蠻凶焰橫發延災乃徙天水中道賜鉞是時嶺蠻凶焰橫發延災

邑廣千里一費公摠萬旅兵林馬鐵以氣而壓
未陣先奪酋惡奔遁如雀得羈歸仁之功與古
相軋來正樞宥神武機鎔惟公之謀未嘗以殺
去守東南有州控越厥敝久積根于祝髮公去
大本止留牙蘖至今其徒不復少猾旋移青社
遠捍東渤大鹵更麾蓋防虜黠功高德重有忌
而許還政就第屢遷歲月符離宴居自閑如訥
曾無一言以歎窮達上始卽位思用者耄詔迫
公起賴公才哲褒寵之優盡還印綬奠我慶士

以安阨抗高奴謀帥欲室虜窟僉謂公宜大牙
秉揭行次雲陽六氣所汨亟上鄜時讌已云厥
遂至大故隆棟斯折國家柱石一旦而歿上甚
嗟惋臨朝以怛贈數加厚列座于八嗚呼哀哉
某早荷記存推揚獎拔復許陪親肺腑之末此
義至重它非比埒聞訃之日肝胃摧裂引首東
望徒深涕噎限領西州川涂阻絕不得詣前撫
棺一別聊陳薄奠鄙意傾竭魂兮聰明監此辱

戶湖集 卷三十五 祭提刑邢度支文

於嗟乎公世之完人敦惠和懿清莊敏文自儀
于朝寢偉才譽華涂美貫匪徼是與昔在憲府
風規蕭蕭因遷而行海上爲州尋來其朋處地
皆峻獨公西南淹留俯潤曾未出語歎老嗟卑
乃中于于一致險夷簡潔飭身慈仁蒞職列部
依嚮亡寃有德何天之明戾此人理付公以疾
遂折不起嗚呼哀哉昔至持節今歸蓋棺行路
嗟泣摧心落肝況同於公取顧寂厚其所痛悼

惟神可究公有幼嗣必昌後時同報公心會當
此移公柩東轍來經郡下薄禮則設哀誠詎寫

祭提刑李子忠太博文

蒙狄道之景耀兮寢惠陵之華滋發秀敏於韶
齡兮騁蔚然之麗辭中藝等以服采兮治所止
而民宜群章交呂啓辟兮顯懿騰而上知越自
邑以振擢兮一諉之以新規飾日權而厭下兮
俾分提於憲司擔衆譟以獨前兮極日夜而處
之役天倪呂造慮兮出萬緒于一絲雖食寢而

靡皇芳失按簣之以時勉營効以斬報芳曾莫
顧夫自持沴有隙而得乘芳遂劇痼而藉醫蓋
外狀而內涸芳繇伏職而至斯噫捐已之甚重
兮將收彼之纖釐惜乃事之未立兮但久瘞于
有爲散利目以萬牘兮後疇合乎其離嗟靈之
少與年芳羸財鈎而不誓天胡然而遽奪兮使
夫志之已而惟愚叨此名牒兮獲周旋乎累朞
今竊吏於所部兮差取庇而在茲忽革然以承
諱兮涕淚紛平滿願顧一麾之有守兮阻詣哭

予縞帷徒不腆且將奠兮聊倚驂而託悲辛靈
轄之未駕兮願歆此而後脂

祭張時仲文

某向聞時仲以親老得此豈惟自喜於拙者有
所蒙賴他人亦交書見慶謂得如時仲者爲僚
相與營治事無不輯矣計日望來屈指無幾而
候吏忽報時仲以疾尚留越宿遽聞以時仲不
起驚嗟久之涕淚俱落因念昔者嘗同師席義
均友悌後皆從宦聞問不失每一逢遇傾倒肝

高留連終日各不忍去而況被牒共治一郡私
心常謂幸寔天與豈期相去兩舍之地止有三
日之約而遂成終天之隔嗚呼哀哉太夫人年
已九十積善至此反令哭子天道何耶嗚呼哀
哉某承計之辰願一拊柩還視守印去不能得
彷徨西望神魂飛散徒馳薄奠以將此意時仲
知之耶魂必有靈當歆之也

先府君焚黃祭文

年月日男具官同與岡周等謹致祭于先考寺

永之靈朝廷目同被先考慈訓之深得入官升
朝序故因三年之郊再進先考之秩位于棘寺
天語下諭爛然盈軸今涓選良日詣墓次燹之
如儀先考至明伏賜鑒領

祭梓潼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受祀茲土彰靈暴異蜀人畏仰
某此奉明詔出守仁壽千里之地某寔掌之惟
是撫柔良抑强悍宣教化齊咸俗行二年之政
成一方之善刺史之職事也非常具才術豈能

致此其性識淺陋昧於吏理臨蒞施設恐不如事負德於上貽禍於下某於夙夜常所懔惶願神陰啓默導時賜警拂心慮口述無使諱謬如是則朝廷之所以遣某於陵而陵之人所以望某爲治之意某之飲食起居寔不望其應於神之左右也

祈雨文五首

天子玉女

惟神稟大霄清真之靈而天下所謂溪谷淵泉

者神寔主之惟是玉井之勝蹟殊利郡志所載皆神之化力使然旣㠯是惠養於一方其爲福於斯民也厚矣乃今其地苦此旱燠神顧忍視之哉叢陰漬潤頃刻萬里在神之翩然飛空勅諸群龍也監此丹素願神行之

睿聖夫人

惟夫人昔嘗許法師求護此一境矣今陽氣驕旱多稼將落夫人眷屬善作雷雨苟未棄誓言願救此民命是則夫人享是邦之人祭祀也與

天地同極亦持此以見法師無媿矣

天王

惟北方爲萬物所以終始之地天中貴神多臨
嚮之而王鎮奠其鄉冢稱威勝天下城壘盡祠
王像生民瞻仰恃以求福今茲炎熯實害多稼
王於雲雨爲力易焉願尉民欲聊煩指顧

法師

惟法師受元一正氣躬佩秘籙凡於下民有敢
爲之裁害者法師威神所加必底平殄此州之

人蒙法師之靈貺者千餘年矣今旱將有曬苗
此歲稼法師嘘靈於刀噴雨於水詎惜俄頃之
力哉願一視其槁然賜之酒澑

諸神祠

惟神受陵人之祀者久矣陵人仰戴神之威惠
未嘗敢一日忘之神之所呂視陵人之如此歸
嚮當念有以對其奉祀之意今民田正仰膏雨
而風乾日烈於此爲患陵人旦夕望神拯活之
心豈止如窮鱗之臥涸轍渴獸之走焦原者哉

丹淵集
卷三十五
序
俾霧靄矣諒神之易爲力者焉

謝雨文

向以時雨愆候秋種不入守土者甚懼斯民罹
艱食之禍徧走靈祠望所以施一溉之惠以救
恤之惟神助天養育惻然下憫洒洩甘潤區壠
霑足禾麻菽稍蕃茂滋長蒙神之祐念無以報
修此溝奉蓋性常禮願神慰監一賜臨饗

丹淵集卷第三十五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六

宋蜀文同與可撰

明吳毛晉子晉

蜀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一標建先

墓誌

屯田郎中石君墓誌銘

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奉郎守尚書郎
中知遼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借紫石公以疾卒於公館其子蒼舒奉衛
輶車還長安十呂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于萬
年縣鳴犢鎮之某村蒼舒以同嘗遊於其父子
之間以疏麗公之高行凡六七致而不倦其辭
愈勤而愈哀將求同之文寘公之所藏同自視
辱呐何以盡公之休懿然豈忍不受其子之倦
慙勉爲次之公諱某字君瑜世居關中曾祖某
祖某生五代荒季之末耻食之粟潛遁自高父
某累封太常博士母李氏封清河縣君太博旣

生于國初聞其父祖說前朝穢瀆攘劫之亂謂
今有天子在返除灑潔祓一布休治鋪張建置
文采爛蔚輦轂之下士民恬安於是遂攜家以
東公因生於京師占籍祥符縣公少舉進士繇
開封府荐景祐元年一中上第調孟州河陰縣
主簿縣踞汴渠之咽歲驅兵夫十萬餘廝折寘
滅堅菑捷以瀉其流絕滻波直王城會長淮通
東南之漕給中都事務倅嚴劇大農每歲度諸
郡之穀峙於縣以稟其用所領內者非精健有

智數則禍其囉而使令謾誣受賊矣公始任卽當此衆未信其能評之他負蟻入公制以術部後先無相躡才鋒森然批斷翦翦無一粒宿于外日日用此道塗謹誦之遂著名矣再授扶溝縣主簿王畿之吏大抵尚因循好取譽民狃悍猾務不直以亂治亡所尊畏侮慢騎狠或時執上官短長側睨若相角急則投鉛筈過登聞鼓矣公至不能耐一切根排剷剷繩以國律無所借宥久之惡少相教敕避去曰是不如他人慎

無犯入卽斬汝肉矣一邑歛手翕息不敢議公令嘗間語公謂寰內之治難以比諸外當少寬取無事以去不爾忽失慮中其竒安可悔公曰用法有內外之異非朝廷所以待天下之意也愚職在奉助惟知以徇公爲稱不知其餘矣事在黜廢令輒入告公獨處之益辨內史鄭文肅公聞而喜謂其僚曰石君新進乃能如此後日有勢位何施而不宜優詞荐之改大理寺丞知虹縣虹屬宿當江淮楚泗之會俗尚雜惡昧利

而嗜訟令始至先以事鈞之既得乃緣其間巧
刻放橫肆已所欲以求縣如其意後窮訊暴其
情反詰之伏出卽飛不穩語攢嘵旅吠中外誼
諧往往爲立獄令不勝頑被謫若此者屢矣公
初來謁守守視公少年易之撼以虹治留公假
州局公曰奉詔書不敢私自免試往臨之苟有
可以上關願府無見爽相庇賴事不枝柱政無
難爲矣守領之曰然旣至嚴肅閉默不露缺噦
釁衆莫測其端涯但密記姦桀疏捕幾輩白府

逐他所自是一境平靜召善譽聞富人責租使
其奴歐逋者痕之公曰奴罪當然教之者主耳
弃錄之主懼匿不出捕急其徒計賂人代焉至
廷下公曰是富人耶衣冠則爾其質乃賤隸袒
視之膚革皺瘠果其家役僕也杖去直得其主
而坐之自是疆宗大姓俯首躡地栗不敢鼓踵
謂神爲公矣亡命多聚居僻隙晝則人夜相結
爲盜推剽寇效入舟撇大浪杳不得其所之巡
徼日呂告求問莫獲民苦此公爲立法以閭里

編戶什伍相保信一敗並繫無貸悉感懼相伺
察訖公去無人遺一金至今長老道公卽歎息
矣遷殿中丞移綿州羅江縣蜀人柔良畏事索
摩撫公易虹治一用清簡未逾時縣事已告無
所設簿書凝然械杻積蠹廩下徒吏偃倨門宇
終日居毗不識追胥之擾盡力田事新鬻舍聚
良子弟置師教之親爲講說義訓使循服其父
兄感泣入謝相與謀寫公之狀于浮屠示世世
無忘公成都士人盛甲天下其學術文章平日

常相高不肯下服文潞公鎮蜀當貢士先時考
官重其人人亦多豫以他事解不得已爲之須
束輯輿大深險之目以苦之幸入等少不毀已
舊常若此潞公尤慎之歷計部吏舉無如公者
請公起公未行衆已曰其人矣及取士名出日
皆人常所願其得之者下帖然無一語明年登
第十不遺一二聞者無不嘉其精工還朝以太
常博士通判許州尋改永興軍公雖佐者然獻
齒彊煦軟潛咨密啓府寔賴之有猾盜屢抵法

蘇集 卷三十六
點竄嶠外者數矣每過其家隱區落深密間出用兇力爲人患人不敢正視孽久益劇後捕得法當流海上獄入公建說安撫使誅之安撫使怒瞪公曰通判欲使我撓法殺人耶公端色緩起曰愚非敢以刺骨事公者但陛下用公鎮京兆豈特區區若他郡吏守三尺事大小一委公以便宜殺一巨姦安知不治公之民數十百乎公在此渠敢譖公治奈何安撫使悟從公議明日一府謹課皆曰非貳車不宥惡盜蔓日以滋

矣改屯田員外郎大祿加都官員外郎遷職方員外郎三白渠穿涇屬之渭延袤二百里溉田無慮數千頃衣食億萬長安華原倚以爲命國家爲設官專總其事每秋稼罷鳩役釆闢及壤通蕩無害一不如制壅閼潰壞乃不需足民遂竊決爭以死繇有司惰忽不屢力矣楊宣懿公辟公知渠事公自谷口行視且曰涇流本無窮率嘗不能呂饒者用之乖方也役作公督利夫二萬築堰岸上植表鐫溝枝分股注舊歲一過

猶不給自公監乃二過有厭矣六縣之土蒙被灌沃禾黍登倍易民之訟以爲謳歌距今不衰矣遷屯田郎中知慶成軍丁太夫人憂服除賜紺衣銀魚知遼州遼鄙小所治當陘阨前人忽之不事事吏頑憲民貧有欲訴者亡地益窘偪公爲之籍記簿調賦役瘡痏而孳飼之宛轉旬月成就人咸安之詔求舉堪清要吏梁丞相爲大鹵嚴峭少合特取公應書進之宰相方將汲用而公遂病至不起享年五十二嗚呼公少好

學博覽兼記其誤述有尺度名聲鏘然爲人器宇儻蕩疎眉廣口望之魁崛偉人也喜大節善論議於世務纖悉無不該究聽之灼灼皆可立施用者與人欵曲接以恩意無一不能故死之日上下咸嗟悼之娶李氏封南陽縣君知書史爲婦姑頤步以禮閨帷矩範鄰里矜法自公死不復御文繡日蔬食誦佛書治家嚴噶訓子孫益不容自放一人蒼舒雋慧修爽雜習可喜攻詞章善草隸前爲高陵縣主簿諸公譽之

女一人適大理評事裴正民柔淑婉嫋克稟儀

法孫若干人公有文集凡十卷所以爲銘銘曰

石以譽源 康叔有孫 靖伯之支

碏爲純臣 漢奮恂恂 萬石一門

祚魏守萊 東陵始遷 至愷過江

從官晉元 仲覽于唐 所秩亦尊

後頗班班 雖晦有人 公世關中

孝謹所蕃 起嘘其熒 將焰以燉

服采吏塗 煥然厥聞 宜積効勤

勢久且燔 群章交加 進天之闈

游試于州 朱遼兩轔 治居窮嵒

胥吒樸潭 公爲韓齊 宜有畢完

求賢下書 外委要官 太原得公

亟喜以論 上將寘之 崇資顯班

厄乘其期 中壽以淪 人嗟謂天

孰云而神 公胡不留 德俾在民

昔旛東征 今柩西還 御羞之隣

鳴犧之原 山蟠水糸

問龜其言

此地吉良 可棲公魂 公其來安

以後後昆

屯田郎中闇君墓志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五世祖某嘗爲唐安
郡從事因家焉曾祖某有異行鄉鄰稱慕陳文
忠公咸平中仗使節慰撫二蜀蒐獵幽隱表言
其高朝廷下粟帛褒寵之祖某安善固節不樂
仕進考某贈屯田郎中妣封旌德縣太君郎中
旣嗣累世令德之後薰濡染漬刻意於學酣嗜

典冊顛倒熟爛尤喜左氏春秋寂爲學者左右
采獲持去精義以下其他師淳化中順賊起郡
邑大擾郎中盡委去貲橐挈家所有書居二江
野外與曲賊不能到處穴地藏之曰貨財吾不
屑此書如爲兵火蹂燼後求無有也事平出之
使子弟日夜講解誦習要之爲名儒故有如公
者子焉公天聖五年郡舉進士南宮類其所程
文奏入高等覆試廷下唱第裁得同學究出身
公進撫陞植辭不願就願復隸他日薦書意甚

切上使中貴人呂溫語諭之乃已調佐永興軍醴泉縣間益自勉造爲詞章遂鎖主簿廳以起於是中八年進士乙科授本軍推官論代丁旌德憂外除補涇州幕用舉者改著作佐郎知彭州濬陽縣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監在京左廂店宅務以郎中喪去職終制授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州今丞相昌黎韓公時爲經畧使判府事事一切委公凡有可呂古義裝潤表疏使理趣較明有條紀不難諭者非呂公無誰爲之丞相視

公禮特厚轉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御史闕詔近臣上有行誼者補之今孫少傅并爲中丞呂公名聞衆憚公端勁難採遂執仇議以罷拜職方員外郎知開封府縣縣治盡京城之半事目苛冗復爲彊家巨宗佩貴挾姦侵撓紀律鑄折下戶銅理專利以居於已公至逾月皆懔懔自約不敢引手探公緩急孱弱始得開蕩喑咤吐爲和氣至今議者談治赤之最公先也呂屯田郎中知磁州磁人鈍緩少文公爲立學選

師呂教育之躬自臨視較試藝術旌引能者厲飭不逮故風尚藹然一變椎俗民旣禮讓事亦休簡未幾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臨川郡永昌從事皆大臣子弟倚藉勢力放肆貪暴前按察者率皆頤忌遮護陽不省問公視事卽鈞治之狀得聞上逐去由是列郡傾聳震惕食飲眠寐不忘檢戒江南民雖嘗以訟自喜然有呂註誤入法者前人諱惡之槩嘗以例移管他處公閱籍指辨盡還之鄉袁州分宜縣具獄上兄弟

二人者斲家發柩取物敗其重意悉綴結增就一與其弟本非矣弟癡騃庸懦已悉臣也公視狀直曰兄乃賊弟何預爲是必有以力轉其情者屬有司謹驗卒如公言各呂罪免群論稱嘆謂公神明矣公行廬陵有婦人來自嶺南遣婢持尺紙詣公傳言夫死無所附願得適人以圖北歸望公閔肯書此貴人無疑納我公謂曰若主何在令自來婢去公曰外有人矣是將有利其財而爲之謀以我爲信者默令捕之寔爲無

賴者誘給以覩其所齎裝公致之獄道此伏罪而遣良校護送婦人歸京虔州民私貿鹽以自業世世習抵冒雖毒懲痛斷然不肯少悔者朝廷既亦以厚格當所獲故捕吏務多得其狀名至兇者取所賞往往鋟鍊平罪以當其所酬公下論切戒謂不可復者比會信豐令嘗繫此等囚逮二百人公引前一二簡詰獲犯實者五之二自是鹽獄遂省至今人謳歌之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公權虔守事且出聚僚吏區決如

平時罷歸食疾作藥不及下以卒年六十五也公方重端梗簡介靜嘿自讀書便好追訂古聖賢所曰立言示後世之意其爲文章浩蕩閔碩騰高踔遠解理析義夷易明白西南士人宗師之其講議世故開列政要原所以治亂之端與夫所以致之之由如誦說可聽以紀性孝友事親生死無少怠養亡弟諸孤恩意益厚如已子善草隸得法然甚惜不妄寫以與人於世少合凡取交於人必始卒用信無以寒熱易其守韓

丞相最爲知公方將薦用公而公遽亡矣嗚呼
其命也耶公先娶勾氏早世再娶李氏贈司空
若拙之孫太子洗馬綽之女柔懿恭惠治內有
法封同安縣君先公而卒男三人曰高叟曰真
叟並補太廟齋郎曰孟叟舉進士皆被慈訓敦
厲素業非所以墮墜公之所植者女一人嫁前
進士毛世勣以治平元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晉
原縣白馬鄉飛鳧里之先塋於其塋也韓丞相
呂詩悼之真叟以同嘗論文於公之左右來求

銘爲之銘曰

測古之深 践道之高 極其端涯
靜不以勞 偉然充中 仁磨義軋
孰司其闕 久不使發 有地十州
既嘗少施 曾不滂洋 大故呂隨
孰謂乎公 而遞及此 天其昌之
有書有子

書序言

讀書文錄

天其昌之

鴻善之故

曾子家範

大姑呂頤

與信其聞

父不輕發

古風十則

籍不以安

萬然文中

斗識夷揮

傳古文者

讀書文稿

跡其識類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七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亡友去私諱袞姓錢氏懷安軍金堂縣人生七年而孤其世父良絕器之教養若已子去私性

淳篤寬言笑嗜學諸兒挽引與戲不過畧就其處已復還凡案對簡冊爾嘗竊誦詩書終卷不亂旣冠文章道誼鴻麗通博翕然聞兩蜀間士大夫爭求交之慶曆初舉開封府進士試廷下不中遂歸曰吾術其未至耶郊居外人事盡取所有書日夜攷究騰高入深哀擣剔抉無所不得以爲其所有猶曰未也是歲秋賦尚不肯應書太守集賢林侯槩力起之且緩期以待去私爲出並諸生試俟取去私爲第一人明年遂中

甲科調江陵節度推官老姦夙黠不敢侮妄時故相劉公沆臨府剛嚴峭勁少所推借嘗謂去私曰君始仕而論事多與法合豈少習之耶去私言是安假習法與人情何嘗甚相遠若處之平心自可決不疑矣公是之他日見其所爲文歎曰君事業有如此簿書豈可久相仍哉薦之再授京兆府掌書記晏元獻最愛去私嘗召與定國軍幕潞公來雍以賓佐自隨朝廷改去私語終日文潞公來雍以賓佐自隨朝廷改去私

文章獎奏遷著作郎知河南府登封縣縣有嵩
陽書院師席久倚生徒盡散落去私盡料邑人
子弟之良者遣往教之四方之士來者皆留其
中嵩陽之學至今爲盛蓋去私至後始能如此
京洛之民窳墮事末利不重墾稼去私爲遍詣
田間相視指度溝泉壠壤藝食桑稻以法授其
民飽煖之穎許之人轉流而占籍者歲歲加益
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絕處巒嶺澗谷幽深奧邃
道祠佛宇布若聯罇前朝高奕傲逸之士遺迹

如昨今秘書監劉公几與去私爲泉石之友間
常步入以極其勝連月忘返而縣無廢事遷秘
書丞簽書興州判官廳公事州在崎嶇山壑之
中民吏椎質諸不如事向官此者但務一切去
私爲其整比次第條理巨細無有違失興遂名
治郡至今襲用其術改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
賜服五品鳳翔盩厔縣望遷澤置馬務監牧使
舉去私主之兼知縣事縣介岐雍土田演沃民
高此貲常以雄橫相鎮近素號難治去私一以至

誠治之久而其下不敢以毫髮不可事徼倖於去私治平刺陝西義勇其法不問衣冠與下戶皆籍人甚駭恐去私爲白府免不聽移書轉運使爲奏朝廷從之衆始安嘗有兩詞詣去私辨客有給其所不直者厚納其金陽爲將以言於去私所易其獄去私理之自如其人出逼客復取金去私知但默笑待客如平時外人益信去私之公且謂去私仁人長者而指客不若犬彘間巷籍籍交口頌罵客竟以羞死改都官員外

郎今韓大參爲三司使奏去私通判其府事未報而去私卒治平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三去私爲人情地夷曠無有徑路而所與之遊者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去私胷中辨其所以爲賢不肖者寔皎然爾事世父孝謹尤篤嘗以其所當遷官具情以聞上且曰臣伯良有大恩於臣願求授之天子嘉焉命遂下廩給之羸盡分致其族以至及其故舊所不能自濟者其於自奉裁足而已器服玩好散置几格人所

欲得隨其取去未嘗有一言之吝其臨政明敏愛恕不務巧刻辯詰訴訟儻無深非重過皆講解使去初若寬簡不斷然而淹久浸滌於人盡愜其所素意蓋本不欲相疵痕而後可使復爲完好者也故每去人必思之罷登封累年嘗復過之邑人扶老提稚相與出郊候拜留連不忍輒去左右送之復如此旣死二曲人有訟不得其所伸者知其無可柰何則必詣去私殯室瀝酒燒幣號泣告訴具道其所以如此不能復見

去私爲其區處之者反覆丁寧而後去此古人得循吏之稱班於簡冊者未必有能過於此宦意尤泊然不顧計劉丞相晏元獻文潞公最爲知去私者是數公其力儻畧施於去私則可以度越倫輩爲顯官貴人而去私未嘗輒一開口以希其有所進拔人語之去私終不爲易其所存同嘗呂長期遠約待去私者久矣且不謂遽然至於如此嗚呼哀哉去私曾祖諱贊祖諱緒父諱炤贈職方員外郎世世皆用儒學倡於蜀

以春秋名其家母王氏贈遷居縣太君夫人耿氏婉靜端素儀度可法自歸去私相與營飭家事外齊內明資去私於學以至得第從官在雍嬰疾遂去世再娶江氏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林復之女封長安縣君賢而有文去私沒後家甚貧長安安之不戚戚惟督諸子爲學期以復興門戶爲意男六人端甫端夫端履端衡端誠端懿女四人長適進士侯去非餘尚幼去私有文集二十卷大抵淳重明白長於議

論以熙寧四年二月丙寅葬于整屋縣仙遊鄉黃龍原耿夫人祔焉端甫昆仲以同於其父交遊爲最深者來哭求銘同辭之非矣旣泣且銘之曰

嗚呼去私其可謂當世之淑人君子者也寬裕和懿才明敏給政事文學皆有能譽而其官其壽兩不能獲夫天之報効於人所以必然用善惡之行者同嘗論之精且密矣今於去私又使人置疑於其間也竟何如哉去私

所有已不自媿於人其子孫復能嗣其業當
有復能興大之者嗚呼去私想固無恨矣銘
去私之墓者同也去私聞之乎嗚呼哀哉

屯田員外郎羅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君登詣同
於成都回車館手授其友進士張簡所爲其先
君行狀一通且曰登將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葬
先人于晉原文井鄉富饒里伏念先人爲人終
身之大端於世可無愧非以文字載而藏諸墓

則恐不知於後人登罪逆愈深矣敢以此累左
右願哀其衷諾之同屢以不敏讓不得退而按
其狀以書其辭云君諱致恭字奉之其先蒙於
三國時自襄陽來爲廣漢太守其子憲後有功
於晉室封西鄂侯謚曰烈子襲復守廣漢兄之
子尚又爲益州刺史值時擾攘遂家于蜀厥後
累世不顯至君之高曾皆居於邛之安仁自大
父始遷于益之雙流君旣生七年而孤與母閭
依外氏于唐安由是爲其郡人順賊叛唐安先

遭兵君始九歲其外兄閻太古攜君遁逃伏匿草野賊誅太古收歛其所藏書與君日夜講讀君能暗誦尚書自堯典至秦誓一起不絕太古每稱愛之授以左氏春秋盡通其學君復以其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顥故有文行爲西南名人君事母孝閭里以爲法初徙唐安也雙流有良田三百畝母以君幼且屬其親句氏者主之句氏無賴以酒壞其產又反君母之所託比君冠一膝亦無有也君問求不得遂絕口不道人詰

之君曰始謀欲其爲吾幹視此田者乃吾母之不疑其爲人而諉之耳今其既人有異吾母之所不疑吾將爭之詎不傷吾母之心乎吾不爲矣義者深歎之性剛嚴惡人之不以正直奉其身尤諱方外怪妄之說與夫鬼神荒惑之事有語者輒折之不少容故鄉里憚焉築室北城外使子弟學求名儒爲之師友自身督其業自考其進否爲勸沮景祐中職方君一舉中進士第郡人爭欲以文學大其門戶者以君爲之標

揆焉君以慶曆元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九累以子官贈屯田員外郎曾祖諱毅祖諱遵道父諱顯君之配曰樊氏封長壽縣君君生男二人長職方君也行誼粹敏居官人德之次曰懿爲學有守女二人一適四門助教張中正一適進士樊厚早世孫四人曰貽孫彭孫壽孫宜孫銘曰

君裔本顥瑣後以國得姓三世守蜀一絕不續幾千載無聞人君少時艱難遭盛明始以

文訓子弟子已仕漸顯君亦躬受其榮自此復綿綿以興矣嗚呼君無恨也

咸陽主簿任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性沈敏儀神端厚自入橫舍遂好學凡五經未十歲悉通誦造詞章謹嚴如其爲人兩舉進士皆首選治平二年與其弟更俱中第南臺調主京兆府咸陽簿縣居要劇凡西北使車兵籍往來之所求索者日月不廢領戶復繁夥以曲直來廷下所取裁辨之者旦暮相纓

附錄
卷之二十一
九
紳君始至會今尉缺能獨當其事巨細區處各
中其會殊不若以經營而累其中者上官咸咨
之君嘗期更共舉賢良方正會得符徙筭義谷
稅幸以暇習科業晝夜不自休重欲因得疾求
歸筭城中開元佛寺萬藥進不効乃革召其孥
諭之曰是理吾固已知之矣唯父母官塞上遠
不得一訣此爲恨持入于地下無窮矣言訖乃
告盡享年三十六治平三年六月初八日也秦
蜀之人聞者皆盡然涕洟談其爲人娶雍氏生

男子二人一忠恕年十一歲一小字遺慶君沒
一月始生女子四人許嫁廖氏黃氏王氏一方
三歲有文集二十卷皆講道濟時之術久必傳
者君之先本長安萬年人十二代祖壁自江州
移閩州刺史卒以世亂不歸乃家新井縣八代
祖晚與其兄疇唐元和中繼登進士旣貴遂改
所居鄉里爲二龍鄉三溪爲桂枝村七代祖椿
徒梓州郪縣木瓜莊今爲郪人曾祖某不仕祖
某贈尚書職方員外郎父其屯田郎中通判原

州毋其縣君雍氏初君赴官從郎中至岐留五
日別去上馬屢顧大泣且戀戀郎中心異之謂
與常殊也後一年郎中表致政得請還里中乃
與其柩歸始悟其長辭已去年矣於是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於鹽亭縣石闕里西山祖夫人之
塋次郎中以其知君俾其誌君墓銘曰

於惟彥安來將胡爲志大莫充才不以施三
紀遽去颺驚電馳吾從而文以末爾悲後萬
千年讀之者誰

殿中丞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上世長安杜陵人曾祖知權唐
廣明中與公孫俗者同以醫侍僖宗幸成都後
以劖南山水佳秀愛之乃留居遂爲普安郡人
祖昭少有懿行家饒財里人多從之假貸久而
有不能自償者見其人愈慰以好語計終不可
責則盡取其券投諸火不復問衆咸德之父震
性端重喜立風節太平興國詔書取天下善士爲
鄉里所稱者將官之守臣以震聞旣至闕下辭



不願仕以歸識者咨其高然好學不倦自六經歷伐史以至曲說小傳皆手寫極精楷校對無少謬日夜督君從事其中君沈敏強博無所不覽凡見古人行事卓然有在人所以不能爲之者未嘗不拊已嗟誦賞激再三起而疏之於屏壁牕戶日自省閱又以教子孫復爲其親友良子弟說是人者所立有如此但人自不能勉爾勉之何獨其人耶嘗曰予不能仕矣有子行吾能使爲之兩蜀文士無不延致俾其子與之遊

行遂善其學慶曆中一上中進士今爲都官員外郎君凡從其子官率以忠義仁恕教其爲政故行所至以治稱君力矣君生平爽健少疾嘉祐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同州之官舍忽告病漸革以至不起太子賓客趙公良規時將州素與君往來甚厚聞君卒走臨君喪哭之慟爲文祭之極哀州人無少長皆下泣曰善人死矣享年七十四君先娶公孫氏乃其先所與同入蜀名俗者之後先卒贈榮陽縣太君再娶何氏君亡

未幾亦卒贈新安縣太君行以治平四年五月
十三日葬君於華州華陰縣保德鄉仙谷口之
北二里二夫人者從焉君以子恩爲大理評事
致仕再贈殿中丞一子中都君行也二女長適
綿州進士蒲檢次適閩州進士蒲臯孫若干人
中都君與同有間里之舊同常愛中都君之爲
人和粹溫厚見屬銘其父之墓不敢辭爲之銘
銘曰

祖蒔之父蘊之子獲之而君擁其資以自燕

嬉以享乎壽祺以太華之陰而爲之歸茲世
之所希兮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八

宋蜀文同與可撰

明吳毛晉子晉

蜀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一標建先

其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十三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知成都府天水趙公某之子新授將仕郎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杭州於潛縣事監西京糧
料院名峴字景山以疾卒于洛陽之官舍卜以
某年某月某日載其柩歸衢州葬於某縣某鄉
某里某原龍圖公一日召其部吏廣漢郡尉文
某語之曰余之子不幸蚤棄世余常觀其所爲
宜有以舒發流聞于後者今已矣使其志不克
就嗚呼余識子且舊子可爲余誌其墓同被命
唯唯退自念同文字樸澁何足以綴緝於潛君
之美行告于無窮然辱龍圖公眷愛之重當勉

強無以辭乃按於潛君之叔著作佐郎楊之狀
云君之生風度竦秀寡言笑旣毀齒性益聰悟
誦書畫字無一日不加進龍圖公友愛羣弟多
攜之官每退食卽便舍相與磨講道誼爲文章
而君常入諸父行謹謹就業未始略遨嬉不滿
其所程淳粹和厚無毫髮兒姪之過一家欣愛
之年十六舉進士不中歸自閉嘿愈奮厲增力
極取游太學事先生胡援授諸經鉤探擿抉造
詣深隱纂譏辭語精簡渾重援獨常稱之同舍

生三十人君最少動有儀法衆以君不敢燕惰
廢所事兩就天府貢禮部輒落龍圖公爲益州
路轉運使用祫享授君太廟齋郎嘉祐中鑠試
嘉慶院復得是時場屋方議以策論取士天下
豪俊並挾藝京師無一人肯自以爲吾不如其
人而願下之者南宮主司皆禁林鉅公亦審慎
戒飭以待多士旣試文卷全入悉高譚劇辦磊
磊可畏而束次其可以應當世之所宜用者上
之以君當奏名第六於是都下烜然馳聲稱遂

遠聞龍圖公嚮在臺諫論事不少避權貴風威
逼人海內駭伏人至是得君名皆曰趙氏復有
此子矣中第御前調憲州司理參軍或謂曰君
盛年有令譽從宦邊藩榮途自此遠矣君曰雖
然吾安念此吾親之側無它兄弟以侍且旦暮
去左右豈所云樂耶因留不之官今皇帝改元
之二年春龍圖公自河北都轉運使移成都朝
廷以君爲縣令假局河南府且使視其家未治
事得疾藥不効寢革母夫人在旁日夜憂泣無

所問計君徐起安坐怡顏色如平時曰死生固有定期自昔人誰逃者願毋自苦恐耿耿祇以累阿婆因索紙爲書將留訣成都裁數行復裂之此又重吾大人之傷也遂投筆以卒時年三十一噫君之事其止此耶君旣爲名臣子早以文行知於人死之日中外士大夫與其所往還及龍圖公嘗所臨之吏民無不嗟悼以泣且疑夫天地鬼神以禍福考善惡而施之者於君殊未爲可諒矣君博學喜辯論雅善鼓琴平居

入靜室爲雍容閑澹之音以揄揚其和易之性聞之者皆泊然忘世慮擾其中好黃帝書曉診法明藥品之所以能爲功與病之可治不治之狀嘗被羸疾懼其親爲憂陰自療之至愈不以告有文數十篇語氣浩蕩皆可與當時號能爲詞章者較上下餘未就君之先本會稽人上有官于衢州者因留不去今家焉曾祖諱某廬州廬江縣尉善吟詩其語清深險峭不類近世作者有集行人間人爭誦之祖諱某廣州南海縣

主簿贈給事中君娶時氏生女子四人長十三歲餘尚幼男子一人名河北郎始三歲毋安定郡君徐氏見君物故聞君語一悟遂自解不邑邑銘曰

惟君之生 蹤慶之基 懿堅乘完
孰憚以危 爰初橫經 在勤弗嬉
道妙聖真 取深其師 乃試天官
汪洋發詞 下動諸公 爭收競持
籍名於高 盛譽四馳 蓿第入銓

犴獄是司 曰吾之親 有子止斯
敢名宦游 去左右爲 遂留其旁
氣下聲怡 餘力於行 學問愈滋
帝用成都 疏恩淋漓 居君洛陽
廩事以尸 乃進爾資 乃便爾私
曾不义焉 得疾莫醫 遂至奄然
羣啼衆嘻 於嗟乎君 命曷若茲
回誼之亡 君齒與差 何天於賢
不假以耆 紛紜妄庸 壽或介眉

當在其嬰 百福承之 太末之墟

舊兆纏纏 君歸其丘 列祖是毗

山磨水淤 名豈卽衰 刻詞茫茫

以慰永思

梓州處士張公墓誌

有篤行君子姓張氏名溫其字希澤居梓州城中六十五年治平改元正月日以疾終于家間巷田野之人凡見聞其所以爲人者皆涕泣相弔曰天胡爲而遽奪若人之壽耶如是者累月

矣希澤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說無不盡讀旣讀無不盡曉其大抵舉進士不中乃放肆自得與世俗俛仰浩然若不可以法制收歛之者性明悟內行孝謹知是身不足以爲已有故投之於自然之域而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謂挾人疾苦其惠利爲無涯故顥嚮醫藝而大究其精巧父母死日夜膜拜西方聖人自閱十二分教者數過以圖報罔極至老無少倦赴人病急雖風雨道途之阻未嘗輒以辭旣而不復計

校其所以爲謝死之日使人攀慕哀戚者以此
好飲酒至頽倒而語言不亂善談謔亹亹可聽
人多記去以娛其坐賓與人交終身常恐有毫
髮之缺而不得其歡心也人或非意侵之曾不
以恨至曾中遇之如平時其人久亦自悔年未
三十喪其配遂終身不娶慶曆中余始自永泰
來應舉是時郡中諸君未甚識余然槩以疏外
闢之希澤一見余於稠人遂引其友陳顥信臣
詣余於邸退相謂曰吾輩有子常患無良師友

以磨切之者今見其人矣於是二人者各遺其
子以從余遊待余二十年日益恭希澤初得
疾余持服里居遣人候之希澤報曰我無狀子
最爲知我者今病革不復見子願得子之文以
記我死死瞑目矣旣死其子以其年某月某日
葬於某鄉某里余方在京師不得哭送輞車之
後又不得以文與但蘊於幽壤誠所恨矣歸而
其子擇交以其先人嘗見累於余也叙其理命
屢以抵余且曰陳皇希古先生旣已誌先人之

墓矣其所以謂之表者非君也其誰爲之余乃
且次希澤之生平如此復系以辭而哀之云
寧完而弗駁又輔以學性其渾矣檢諸身
動不夫倫何疵咎之或履得於是陶然自
貴可以謂之君子天胡以壽畀彼厚而獨
嗇於此嗟乎希澤魂安所適兮一世云已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君諱叔獻字元之蜀州新津人其上世由頴川
從僖宗入蜀因不歸籍此縣東北鳳皇岡有丘

墓十許世深林巨木蔚然有豪宗大姓氣象而
自五代已降無仕者君生而聰慧始讀書一歷
目而遂貫於心不廢忘下筆走詞語駿駿不可
止過其徒尊畏之中皇祐元年進士第爲萬州
司戶參軍居官如故習老黠吏不敢肆其巧忠
守缺轉運使以君攝其事久之郡政大治人盡
服察舉得令移郴縣郴湖南小邑民吏雜擾牒
訴日日堆几案索裁決君始視事睨廷下忽取
一人者鉤詰之本虔民也寓於此凡二十年受

財出入鄉市構兩訟以亂令治謂君新至故雜
稠人觀君聽斷是否期中之得情如此且對聞
之安撫使流它郡自是惡少相語以君爲神不
知其用何術也獄辭遂省縣之粟移于衡往反
數百里下戶不能獨去人有倍斂其酬爲輸之
者往往遁避不可求遂至再納此弊尤甚君擇
高貲附其直與并幹之故賦入辦先諸縣里民
有各失一犢者踰年甲始獲於乙乙拒益堅詣
縣辨君俾引其牷使視犢躍就其乳乃還甲爭

遂定一邑嗟尚之馬氏僭竊多橫賦每丁歲有
常率幾百年仁宗朝有詔一切除之而郴道衡
永桂陽監不諭旨督歛尚急君建言轉運使悉
免忘慮數萬萬而方二三千里之民始得擲去
重壓而舒四體矣羣口邕邕頌君不休同年陳
啓期過縣聞之作詩與君有巨刃秋霜寒之句
及罷民遮道涕挽極謝乃得行入朝授著作佐
郎知綿州魏城縣遷秘書丞賜紺衣銀魚魏城
之政大抵不甚力而自占八邑之最歲滿以太

夫人年高乞便地復得巴西縣未赴因臥疾
寧元年七月某日遂卒于其家享年五十一君
素羸瘠平時常喘畏風蕭然晝立若不能朝
暮人也然臨事講利害決是非氣厲而語壯短
長見前不可屈蓋剛果內蓄以學術輔之而吐
理明白也性孝友事太夫人每懼以已疾爲憂
常強飯設精神以立左右問之答亡恙太夫人
乃喜姊二人貧且孀君指腴田二頃賙之終身
以及其甥又爲經營其家使其族之狠忿暴戾

者不敢犯與人交簡介若不相密而遇有所急
難冒鋒刃入湯火肯爲也死之日無誰不沾泣
初病革其弟叔達問所以欲爲君曰我何所言
但佩恨入地而不能泯滅者使老母不及封而
哭我矣雖然願得與可文納吾壙中乃幸也淚
數行下氣遂絕曾祖某祖某考某母唐氏年八
十君娶樂氏再娶周氏男一人君軫女一人適
太學進士勾龍珣孫女二人以其年某月日葬
於某鄉某原叔達以君之見屬其書遣介來道

君之語求銘其墓同乃君之同年進士與游甚
熟泣而銘之曰

奄奄其息兮蘄蘄其形人視之而不知其中兮但常惜其不能以久生然其論議之高兮區處之明蓋受於所稟兮而發於所行胡不錫以永年兮中道以傾伊神理之茫昧兮善惡安足以講評嗚呼元之兮吾何忍而此銘

李公澤墓誌銘

君諱慎從字公澤曾祖諱某其父諱某其先八世祖諱遠本京兆府萬年縣人廣明中隨駕入匿爲晉原令後遂不去家成都之溫江今又遷爲鄆人至大父始不仕父贈太常少卿毋文氏其縣君少卿有子五人盡使學進士教導有法自成童悉與它兒異至有未勝冠而能中其科等者慎修慎交也慎微後亦取皇祐元年高第二已物故惟慎惟修今爲都官郎中君性精敏自皆其氣骨已矣然秀爽讀書不廢忘爲文辭皆

具曉大端不煩其師少卿厭世諸兄既從宦弟幼各未立君視家事缺然亡它羸以待供索乃脫身治產設次第積居與時遂未幾號饒益督其弟慎用日夜從于學不容墮游嘗語之曰爾勿與我事凡婚嫁一主於我爾自動爾之所當爲勿中休給遠資近上下究足無間言慎思亦登皇祐五年進士先卒而君獨享優游之樂於其里間爲善人君子衆雖景慕之而不可以力致第嗟咨信嚮而退自恨其不能如也君復和

裕堅正內外親友以至墟落鄰閭之人無不相與驩遇其有所未善不屑正之無不改以謝凡吉凶燕集未有一日忽在衆人之後客子游仕至其邑有所求須先詣君君爲之推引裁處各稱其所欲以去故其善譽寢聞于人人賢之蓋用此也張少愚明勁辯博少所推借走海內識人無限而每謂君疆果通幹生於自然不假增修而尚尤豫者必更取君講解辨折然後乃定其

於治事明審能厭人意也如此君平時嘗謂人
云吾壽已自知不能久於世間之但笑不道其
所以能得自知之者故於易老莊釋之書必亹
亹再三研玩其極深之論而有意於其間者焉
某年某月忽得疾雖甚革而神意不亂治後事
尤委曲至某日遂不起享年若干君娶申氏生
五男曰某某娶王氏皆好學整飭不務敖盪人
皆曰公澤宜有後也三女長適何氏二許嫁其
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原謂某

於君爲親且密知君最詳來求銘君之墓其泣
而爲之銘銘曰

於乎公澤之爲人也外雖夷易而中甚端
勁故其接平物也以和而處乎事也以正
惜其名位有遺其才謀而鄉黨止述其誼
行胡爲善不得其酬兮卒闋之以所命甫
五十而遂沒兮夫何遘茲乎不幸推其無
所欲然兮有後之盛何以知其然今日元昆之顯而諸嗣之今

丹潤集
余少時與郭周田蟠叟同學西州交游甚熟知其父處士者之爲人常愛之處士今旣死蟠叟求余銘其墓處士諱某字某自言本汾陽忠武之後子孫流落居蜀不知凡幾世占名于邛家素饒財處士少任俠儻遏無畛域善格五意錢之戲每入市羣豪朋來從隨上下酣飲謳歌器諱擊鞠美鷹犬罷卽入隱坊與其徒投五木爭繒綵金貝一擲不盧遂推去不顧藉時亦勝人不貲爲寒士巧乞盡畀之不以爲已物故義聲

丹潤集
錚然不瑣瑣治家事人語之處士曰爾焉知我但我業此而所恃者我有子矣興日教之使立千萬人上令曉道義善文章者爭來推高之視此詎不若爾曹占田藏鉛之無涯哉我豈欲效里間庸人旦暮齷齪經營後時不使寒餓計耶於是出蟠叟令力學蟠叟才冠便知名四方所友皆當世才傑處士之高識自此愈遠聞處士晚好讀書尤於班馬二史爲精深與人議論牽引證據甚可聽治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忽被病

遂不起年七十五其配文氏生蟠叟後一年亦卒年若干治平四年十月一日蟠叟葬之于臨邛縣思君鄉豐義里息頭山蟠叟蓬頭露足披風露踐泥潦晝夜號哭負土爲墳凡三年遠近觀者日日來不絕歎喟嗟悼而去銘曰

人生常患已之所欲樂爲而禮法從而櫻之櫛然如囚曾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者少脫略而無羈敖盪一世而胷中不置乎險夷以壽而返兮羣口爲之齎咨發其

慶以昌後兮其子宜之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榮州榮德人其上世官族見紫微石公楊休龍圖李公絢爲其考虞部郎中見素妣崇德縣君袁氏之墓銘君少敏惠嘗授經於唐安羅勉先生通博善講議辯者不能敵晚工於詩既久且精意詞高新無所得其迹於父母昆弟一盡其孝友崇德病累亟君再剔髀肉以饌進悉愈郎中好接賓客兩蜀聞人無不至門

下君善治產致資以贍給其用多寡稱之楊氏
所以義聲滿天下實由君振之也間嘗語羣弟
曰家事不可以累大人予其主之爾曹第力學
于將資爾異時求有以昌大門戶者是後屢有
繇郡舉試禮部而若冲者遂中其第今已入尚
書爲郎矣君性方廉重許諾視人有不類輒耻
遇之如一善可喜則獎勵稱述亹亹不已宗族
鄰里婚喪之用所不能足者君咸爲辦之賴遠
別業爲一郡之冠其林巒之秀澗谷之異圍擁

列立若設圖畫君於其間築室百楹裒輯古今
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弟數十人召耆儒之有
名業者教之其子約果登皇祐五年進士授遂
州小溪縣主簿先君卒餘皆搢搢號稱佳士者
君以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以疾不起享年若
于娶王氏生男子五人綱約絅紀絃女子六人
壻普州進士汝某資州資陽縣尉袁某進士勾
某袁某張某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張某孫
男十人某曾孫某君以嘉祐五年二月二十五

升洲集 卷三
日葬於崇德縣榮川鄉南坦莊錡以書昇狀拜
道士李有慶來詣同山居始求銘君之墓同亦
與錡識故爲之銘銘曰

古語有之 天道難論 吾今於君
以爲知言 種善殖德 所獲未蕃
中壽亟亡 人聞而冤 何以慰君

有文諸孫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綿州巴西縣人曾祖某仕孟昶

意其國不能以久復位下無所信道遂解官以
去就閑居焉祖某善計策廣政末年兩川搶攘
郡邑多寇盜能用之以庇護族黨獲亡恙鄉人
以才豪名之父某博學有智思尤深於診劑人
遠近賴其術而不夭枉者無幾數然未嘗斬之
來以賄爲謝者有問之曰吾求以此德遺後人
生先生遂使被儒服先生少通敏才辯傾給自
嚮師學專精講問一力不厭橫波絕浪大涉經
史時出其語以聳坐客雖其朋流率無不下之

者景祐初就進士舉試禮部既不得歎曰吾不能是矣吾有子宜其爲之於是歸教其子及里中良子弟晝夜相臨隨自不少懈不十年其子文藝益精凡兩偕計吏一試大廷下遂中皇祐五年第蜀人常謂先生意與物出入相應効乃如此性孝友家饒財不自靳嗇養同產常使厚於已歸二甥於良家奩盃所與視已子一槩獨不異寶元蜀旱大饑朝廷遣貴臣撫諭發私峙合程者畀赤牒先生曰民困蹙上憂之若此豈

幸之以徼身名時耶吾所蓄雖不能如其格忍自閉以視元元捐瘠乎悉倒廩輸之官無德色在位咸高之士有來綿者未授館悉先詣先生所先生從之游無問風雨相驩至去皆滿意不戚戚故其好事之聲聞四方也以此所居西偏構月軒常隱几其中端靜凝默人不知其所以爲時復論譔有書號百一者凡十卷大抵明古意述世務自言此書百分塵有一能補於吾道者乃名耳好吟詩逮千餘篇語近而意高皆不

丹淵集
卷三
徒爲之者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家病已革尚能作詩以與其交親爲訣其日起索冠帶坐求筆疏紙曰不爲不道不爲不正裁八字氣漸短目瞑筆落遂化去一城之人無誰何皆奔走哭號相屬道上春秋六十有六矣娶文氏生一男二女男誼伯爲秘書丞知邛州大邑縣女適周氏范氏文氏周范二女先亡孫若干人卜以其年某月日葬先生於其鄉某里祖塋之東嗚呼同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微

道先生門下入拜先生於南堂先生與同語時有不任被病恐不能久留於世之說同解之先生笑曰事當然者何足異矣別未百日而秘丞君遣使以狀來且謂同曰誼伯惡逆深重而遽喪所天先人臨終攬誼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曾州誌吾墓幸矣慎無忘誼伯敢持遺訓以累君誠死罪同讀已曰噫善人也今死矣其治命尚能以予文爲求於予厚矣肯不爲之銘之歟遂爲之銘銘曰

山蟠於離而水走乎乾之維中有墓兮蹲
而巍問焉居之者云誰成紀先生之所歸
先生之生兮爲鄉里之所師宜其遺光餘
耀兮愈華而不衰吾恐綿人世世之子孫
兮望者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善行無愧
辭嗚呼先生安所虧

丹淵集卷三十八

第35191号

平成 3.11.22

聖和大學
國短書館

928

夕
々

榮名錄

SS.JE

丹經卷三十

